



揮動的旌旗

／天路客旅

嘉

嘉有了玩耍的同伴後，很快就學會了彼此的比較。你有什麼，我有什麼，誰的比較偉大、比較好。

有一天他要他爸媽給他買一雙有空氣的運動鞋，他媽媽去問了一下，嚇了一跳，它的價格竟然比一般的鞋高出幾倍。他媽媽只給他買回來一雙一般式的，他很不樂意，另一點使他不高興的是，我沒有站在他一邊，替他爭取他所希望的。他這份好時應的心態，被他媽媽教訓了一番，這一下除了不樂以外又加上悶氣，他坐在門外的台階上賭氣，那雙鞋就擺在身旁。不穿吧會挨訓，穿又心底實在不舒暢。

當我坐在他身旁時，他特意不轉頭理我。我一直不開口出聲，卻又使她納悶得很。他本以為我會對他說教一番，如此可使他還給我一點臉色看看，表示他的心情。我看他等待得漸漸的不耐煩了，開口自語說：

「這雙鞋並不難看啊！」我摸摸那雙被冷落在旁的鞋，他看了看那雙嶄新帶花紋的鞋，心中有些羞難。

我問他：

「John有那種鞋嗎？」

John是這街上他的玩伴之一，他搖搖頭。

我試着用他們的單語說：

「You are not alone」。我接著說：

「沒有有空氣的鞋能贏，豈不是更棒！」

嘉嘉有些鬆動，我又問他：

「Joe的爸爸媽媽陪他玩嗎？」他再搖頭。

Joe的爸媽成功的商人，經常在外應酬，把小

Joe交給佣人帶，Joe就是有一雙有空氣鞋的那

孩子。我繼續問着：

「Joe睡覺前，是誰給他說故事呢？」

嘉嘉說：

「Joe的媽媽只給他蓋被，不給他說故事」

，我再說：

「你這些好朋友中，誰帶他們去打恐龍的肚皮呢？」一下子嘉嘉似乎是尋回了幸福，他站起來在我面頰上給我一個大吻，好大好大的力，這是他老爸一直想要而不得的，有聲有色又有口水

的一個擁吻。

自工業革命以來，人類被社會鼓吹的征服所帶動著，沒有時間停下來思想一下。征服所獲取的果實，是為另一個征服，也不思索這種征服的思維之合理性。特別是受過社會洗禮的基督徒，也將這套思維方式帶進教會，用來執行屬主的事工。一個會議衍生出另一個會議，不能停息的以活動取代生命的操練，消耗著生命，直到耗盡流失。然而回首四顧，那些連活動尚不及的，那些尚在邊緣往上掙扎的一群，就更有可持的。只聽那教唆人的在旁讚禮著：

「看哪！何等莊嚴的行刑，來吧！在這條去而不返的歸途上。何不多刻畫上些可資留下的痕跡？」

因此歎信徒每人都像個兩頭點燃著的蠟燭，又興奮又波動，揮動著自己的族旗，大踏步伐向前而去。

保羅當年曾吩咐在以弗所的信徒們，要他們脫下那個在作外邦人時的虛妄的心（弗四17）彼得也會對得贖了的信徒說到這個虛妄的心，那是指著世上傳流下來的行為，要他們脫去這個心態（彼前一18），進入創世以前所命定的心意。參與活動本是生命上的課程，為了引領着信徒透過其外在所授入的意義，進入祂所經營所建造的實存裡，故此信徒焉能不跨出這個只局限於個體表現的意境裡，進入祂所預備那永不能朽壞不能取代的基業裡呢？

蒙愛的啊！何不將那面揮動的旗幟交給祂，換取祂所賜予的，那面可以為真理揚起來的旗幟呢？